

戰地
報告叢刊

石
光
著

魯北烟塵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

戰地報告叢刊之十

魯北煙塵

石光著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魯北煙塵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一日(漢)初版

發行額：二〇〇〇冊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每冊實價一角五分

總店：	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
支店：	廣州·重慶·上海· 梧州·宜昌·
分店：	武昌·西安·蘭州· 長沙·漢中·桂林· 成都·許昌·昆明·

著 作 人 石 光
發 行 人 張 靜 廬
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

出版物：第〇二四二號
乙 項：第一三五號

魯北煙塵

目錄

一	到魯北去·····	一
二	荒漠的高唐州·····	七
三	我們這一羣·····	一五
四	用不上力量的工作·····	二一
五	警覺了這個縣域·····	二八

六	恥辱的退却·····	三五
七	從博平到聊城·····	四二
八	艱難的渡過了黃河·····	四七
九	從東阿回濟南·····	五五

魯北煙塵

到魯北去

出發了。

津浦線上的敵人，正在攻滄州的時候，山東的北部，成了極重要的軍事地帶，同時在恐日病者的心裏，這裏已轉變成危險區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出發了，出發到魯北去。

魯北，是在山東境內的黃河之北，敵人渡黃河，取濟南，實現所謂打通津浦線的夢想，必先佔領這個地方；我們這一羣年青的人，捏着拳頭，憑着有顫動性而負着發動廣大民衆任務的口，要使魯北的民衆起來，和軍隊合作！保衛魯北，保衛祖

國

天，正下着大雨，大雨下了不到五分鐘，濟南商埠地的二馬路，就變成了一條河；雨接續着這樣下，我們的操場，也就成了一個湖。

「出發的命令到了——夜裏十二點！」

「怎麼這麼急啊，天下這麼大的雨！」

「這是軍事行動啊！」

兩星期前，還都是文人的小夥子們，在軍令的約束之下，挺起胸脯，背着簡單的行裝，拖泥帶水，越過了小湖似的操場，滿快活的走上津浦路特在辛莊修築的軍用火車站。

——我們快活，那是因為在我們的眼前，都擺着一個美麗的希望：我們將開始有工作，有直接幫助抗戰的工作了。

——我們這一羣，在敵人的炮火聲中從平津跑出來，對抗戰的工作，比吃飯還需要。兩星期來，我們一直跟着中士班長和上尉隊長學體操，筆直了兩腿，受他們的「訓」。這雖然在生活上是夠興奮了，雖然爲了要在山東展開工作，不能不這樣做，但我們總覺得把時間和力量，盡消磨在「正步走」和「拔慢步」上，在抗敵中是一種損失。現在，現在渴望着的期望，就要實現了；我們就要把魯北的民衆組織起來，武裝起來，使他們成爲抗日的浪潮中的一支洪流。

車，鐵皮的悶罐，大約這鐵皮車在不久之前，是運過了馬匹，車廂中厚厚的木地板，有馬尿，而雨水從車門淋進去，和馬尿混合起來，底下的地方，這種混合物，足夠沒腳面。我們登上了車，揀沒有雨水馬尿的地方，把行李堆積起來，擠着坐在行李上，在幾乎使人窒息的馬尿氣味中，等車開；這裏每個人都意識到，這是在艱苦中奮鬥的開端，沒有一個人竊竊眉。

到車輻轉到津浦路正規的濟南市車站時，天已經大明了，這是非常可以紀念的一天——這天是九一八的六週年紀念日！出發日，正趕上是歷史上有重大意義的九一八，我們隊伍中的幾十個東北籍的同志，是更特別感到嚴肅的。

我們在月台上，舉行了一個簡單而莊重的儀式，唱救亡歌，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每個人都像在抑制着胸中激憤，無言的重返我們的鐵皮車，在汽笛長鳴聲中，北上了。

車到禹城，我們赴高唐工作這一組——二十人，分別了大隊，下車了。在這裏，我同幾位在情感上是好友在工作上是同志的夥伴們也分別了。

在禹城，因為等汽車，我們住了一宿。

那是一個小棧房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床鋪連一張都沒有，陰雨的天氣，土地上簡直太濕了。

晚飯後，幾位同志和店掌櫃的談起來。先告他我們的任務，其次，接着從敵人佔領了平津及在平津的暴行，談到敵人已經快到滄州，山東人若不團結起來，幫助國軍作戰，地方被日本強盜佔了，人可就不得活。——我們在這裏，以店掌櫃的爲對象，開始了宣傳。

出乎我們意外的，是看樣子頭腦很簡單的店掌櫃，却什麼都知道，什麼都明白，熱烈的表示，使我們覺到他比我們的熱情還要高。

「這時候，敵人還沒有來，若不多多少少力量就盡多少力量來幫助軍隊，等敵人到了，命都不是咱自己的了……」店掌櫃神氣十足。

我們贊成這位愛國者，誇讚他。他又接着說：

「我們頂歡迎你們——官長們了，那些兵……」他沒有說下去，兵是怎麼的，却又換了一付笑得近乎討厭的臉，向着我：「這房子我給你們留着，隨便什麼」

時候來住，請你留下個條子，寫『政訓處禹城辦事處』好不？

「那不能！」我簡單的回答，心裏有點不耐煩。店房裏沒有床舖的原因，這時我想出來了。店掌櫃口頭說着竭力幫助軍隊，實際却是不歡迎軍士在他的店房裏落腳的。

山東的居民，在統治者的壓迫下，對於官大人的事，一向是敢怒不敢言，並且學會了一套逢迎的話，你若認為他的話是真的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在這出發的時候，我們本來在腦子裏想的是，老百姓一聽我們的宣傳，就甘心的真實的自動的請我們把他們組織起來，最低限度，他們也應發出一些疑問來由我們給解答，辯論得沒有話講了，還不該由我們組織嗎？誰知道，他們還有一套逢迎的本事。——這對於我們的工作，簡直是當頭一棒，使我覺到工作的前途是障礙重重。

但，我們並不灰心，第二天，乘汽車，在救亡的歌聲中，我們開到了高唐州。

「立正敬禮！」守衛高唐城門的衛警，向我們致敬！
高唐，是在歡迎着我們的啊！

荒漠的高唐州

一九三七的九一八紀念日，和中秋節是緊連着出發的那天早晨，在濟南的火車站上我們舉行了嚴肅的九一八紀念式，第二天晚上，我們又在荒漠的高唐州，悲涼的度過了中秋節。

到達了高唐，因為縣政府沒有給我們預備好住處，我們暫住在一個店房裏。解開行李，吃過晚飯，幾位年青的同志，發起要過秋節，於是我們出資，買水果——梨，——花生，糖塊，菊花茶和月餅；每人化掉了一角錢。

月光在淡雲的遮蔽下，還不失其明朗。我們，連政訓處派來的幹事，一共二十一個人，團團的坐在四面是土牆的庭院中賞月嗎？每個不願說出自己是最弱的人，却怕都有淒愴之感吧？——我，雖然有勇氣在這動亂的大時代中做一點有益於人類的事，但在這生疏，荒漠的異鄉境地中，還要過這在歷史上，在習慣上宜於家庭歡聚的秋節，我們鼻子有點兒酸楚了。同時想到戰區裏廣大的同胞，蹂躪在敵人的鐵蹄之下，輾轉流離，在這月明的時候，其中也許正有一些人，撫着他們將被敵人殺害了的親屬，在那裏哭泣……我更覺到我們在這裏用一角錢來享受中秋節，是十分慚愧的了。

一曲「松花江」從幾位東北的同志們唱出了，一位山東籍的小同志，感動得哭起來，但接續着這十分哀感的歌聲，是：

了。

「向前走，別退後；
生死已到最後關頭，

.....

.....

拿我們的血和肉，
拚掉敵人的頭！

.....

歌聲把我們從傷感中振拔出來，我們開會討論第二天怎樣進行工作的事

高唐州是古代有名的城，在現代，它也有通禹城，通夏津，通聊城——即有名

的東昌府——的汽車公路，就交通說，也得算一個重要的城，但這城却意外的使人覺到荒涼。——城的東西南三面，成一個半圓形，城而不是方的，這還是我第一次看見過。這裏除了縣政府和縣中學以及幾座古廟，完全是土房，在最繁盛的大街上，求一座完全磚瓦的建築物，簡直就不可得。因為這是縣城，所以這座城，還是附近農村賴以交易的市場。這裏的交易，依然還保持着中古時代的風氣，他們是逢三六九日，來城裏趕集的。我們初到這個城，認為這城裏沒有買賣，但是遇到集日，就證明那是想錯了；集日裏，飯館子，雜貨舖，布舖肉舖，當舖，都很熱鬧的開門了。高唐城，連貫東西南三門的大街，擺滿了農民需要的一切的貨物，人聲喧嚷，居然是很熱鬧的一個小城市。——但集日過，這裏就馬上變成了死的大街，死的城。

趕集是很有古樸情調的交易，這首先惹起了我的興趣。儘管我什麼東西不賣，在集市中，從東到西，從南到北，走個不休。男的——白髮蒼蒼的老人以及壯年

的農夫、女的——老太太和小姑娘，都在這裏做生意。假如我們用欣賞的眼光來看，以爲這種頗有古風的趕集，是表現了老百姓悠然自得的生活，那又完全錯了；生在二十世紀的人，而文化停滯在十八世紀，我們可以推想得到，他們是遭受到了殘酷的壓迫了。成口袋的大紅棗子，換不回他們日用必需的東西，成車的棉花，賣掉了不夠還一年所積的債。在趕集完畢的時候，當舖的生意忙起來了，有些人預先帶來了當頭，到當舖去補足他們出賣農產品不足的錢幣。——日本強盜的大炮還沒有轟到這些村莊，這些村莊的老百姓，就已經終年勞苦，還換不來一飽了！韓青天在這裏的政績，可以看出來一點點了。

● 一九三七年魯北的水災，不只使我們滄州抗戰的將士，陷於極大的困難，遭受極大的損失，——敵人有水上的工具，損失輕。——魯北民衆受到水災的損害，也對我們抗戰力量，減消了好多。在魯北和黃河平行的徒駭河，發了大水，無限多

的居民的房子，以及在田地還沒有收穫的農作物，都被這大水浸吞了去。

高唐是以產棉出名的，水頭從南向北，漸漸漲上來了，棉田裏，一寸兩寸的水，深起來，完全未摘的或未摘盡的棉花，眼見得就犧牲了；於是民衆們盡力去擋水。每天，早晨晚上，噹噹的鑼响，高唐城，爲了水災，每天都在警報中。

和擋水工作同時舉行的，那是居民牢不可破的迷信觀念，使他們爲水災請「大王」；把「大王」請到一座古廟裏去，焚香燒紙，虔誠的禮拜。

所謂「大王」，就是一條長不到一尺的小蛇，居民不知道從那里捉來，供在香案上，蓋着一張黃表紙。我得了經管這事的人的許可，特意揭開黃表紙看了看，那條蛇，尾端顫動着。被人捕來捉弄，大約是很恐懼，如果蛇而有知，要覺到牠的不幸吧。

我們的工作，是抗敵，是要使民衆知道抗敵，並且知道怎樣抗敵，破除迷信，不